

假期回乡下,领略了另一种繁华。

凌晨五点多,公鸡就开始不安分了,扯着脖子叫啊叫,向东方那一片白讲述着昨夜的梦。狗很烦这种诉说,“汪汪汪”地吠,叫公鸡闭嘴。公鸡不太搭理它,对着天边执着地“喔喔喔”,直到太阳被吵醒,拿金光去刺它的眼,它才低下头,调戏身边的母鸡去了。

母鸡很现实,对公鸡爱理不理,因为它要去找吃的。“咯咯咯”地叫着,从东走到西,也不梳理一下毛发,一副慵懶的妇人形象。偶尔用尖嘴翻腾一下草地,看能不能淘到什么宝贝。小鸡屁颠屁颠地跟在母鸡的身后,要么追逐,要么玩耍,完全一副不谙世事的模样,天真得很。

鸭子其实是个挺爱干净的家伙,你看,它们一大早就跳到溪水里去了。顺着溪水游走,悠闲地看着两岸的风景。小孩喜欢戏弄它们,拿棍子赶它们,它们才不怕,要么视而不见,要么用力地划着掌子,倒是溅得小孩一脸的水珠子。岸边洗衣的妇女、老婆子哈哈大笑,也不知道是笑鸭子的蛮横,还是笑小孩的不自量力。鸭子才不管,昂着头顺着水流往前游,偶尔钻进水里,看看有没有送到嘴边的早餐。

村里的小溪优哉游哉地向前散步,走着走着就分家了,把一片宽阔的草地一分为二,远远看去,水流就像透明的玻璃带子在绿锦缎上蜿蜒缠绕,在有雾的早晨里,它真的就有了仙境的味道。

牛是个很懂得享受生活的家伙,它就喜欢在这美若仙境的草地上享用它的早餐。这里的草长年浸润着溪水的清凉与纯净,味道格外鲜美。看牛儿,慢条斯理地嚼着草,吃上一会儿,又直立一会儿,眼睛望着远方,好像对远方充满了向往,想徒步去旅行似的。其实这

乡 间 繁 华

文
／
李文芬

家伙胸无大志,草的青香已经绑住了它的心它的胃,它只会装出一副很有思想的样子而已。

山并不远,举目一望,山就在那边。走路到山脚,大约也就是十来分钟的路程。我是很愿意走的,特别是在初秋的早晨,阳光那么舒服,空气那么鲜甜,就算风偶尔吹来泥土的草腥味和牛粪的干臭味,依然还是喜欢的。

路是泥路,有些湿润,好像被雨打湿过,其实不是,那只是路旁的花花草草捣的鬼。清晨醒来,它们摇晃着身体,让露珠从花叶上、从枝节间滴落下来,掉在泥路上,说是要给泥路洗个脸、醒醒神,也不管泥路喜不喜欢。

它们捉弄泥路,也调戏路人。人走过的时候,它们就使劲地蹭人们的裤腿,一路走过去,裤腿也装满了露珠,鞋子自然也就有了露珠的湿气,凉凉的,冰冰的,脚丫子像是被什么挠着似的,有种难言的不适,但又有种别样的快意。

路两旁的花草都很矮,一般不超过膝盖,但它们可不认为自己低下。你看那使劲冒出的新绿,那新鲜盛开的花朵,那么张扬,那么耀眼。一路的小花都那么灿烂,扬着红的白的黄的小脸,向着路人向着天空向着太阳绽放,当然,也

向着我。我很感谢它们为我绚烂开放,虽然它们可能根本不是为我,只是为自己盛放而已,我依然感谢它们让我看到它们最美的样子。

走到山底下,抬头望,那么绵延的山,有高有低,有的树影重重,有的岩石矗立。树影给了山岭绿色的清凉,石块给了山头坚硬的棱角。我可以想象,风和绿树相遇时,一定会腻在叶子的耳边讲那些甜蜜蜜的情话,缠绵悱恻,而与岩石相遇时,却只会和岩石相视无语,默默感受石的刚直,尔后,径直离去。不同的风景有不同的故事,不同的山亦有不同的情,一定是这样的。

阳光已经有了炙热的感觉,我没有上山,转身往回走。山的故事已在我心中成形,它有时热闹,有时寂寥,有时兴奋,有时沧桑,每一种故事我都喜欢。眼前的路和来时并没有不同,但我知道,两旁的花草已经变了。它们在阳光下更热烈更灿烂,它们为我这个折回的观众开放得更尽情更欢畅。

家乡人很羡慕我居住在城市里,常常端着个饭碗坐在我家门口跟我聊天,似乎我所讲的那些城市生活可以让他们的晚餐更丰盛一些。他们不知道,我更羡慕他们可以端着个饭碗从东家走到西家,从饭桌走到户外,用朝霞晚风下饭,用满目的绿意和欢腾的鸡鸭下酒。我还羡慕路旁的每一朵花每一片叶子,它们可以那么自由地活着,没有人去修剪,没有人去打理,没有人去折腾。城市是很繁华,但比起这种自由的、张扬的姿态,那种繁华多少沾上悲苦的味道。乡下的那些花草树木、鸡鸭猫狗,无拘无束,肆意奔放,生机盎然,那才是我心底永不衰败的繁华。

(作者单位: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街道龙华第二小学)

本栏责任编辑 魏文琦